

耳
談
類
增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三目錄

外紀鬼篇中

江進士鍾廉

劉進士子

興化舉子

墻間婦

陝西舉子

左都御史王公

奇嵐鬼

宛平令簿

屍異

周迪

張廷

劉養直母

太白酒樓下鬼

伍惺夫

胡若虛

謝沙濱

周進附魂

厲壇鬼

鬼對

鮑僕留住

收生者施婆

延津郎主人女

鑑湖鴨鬼

胡閭卿祭鬼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三

黃岡 王同軌 著

滁陽 夏守 校

繡谷 唐 纂 梓

外紀鬼篇中

江進士鍾廉

江鍾廉南充人甲戌進士任河間獻縣令嘗外出婦王氏為其
邑進士效忠女與其女居衙中一時暴卒莫知其故忽其家稚
子作婦聲呼廉入曰公知我死狀乎妾與女卧床上有二血面
人入曰汝何據我宅妾曰我居官衙汝何為者二人拉與女並
去時妾呼婢牀下竟不應若應三人尚可持也往謁閻羅王王
檢簿曰汝祿命皆不死者二血面人跪其後呼之已不見王遣

鬼卒急攝之三日不得曰汝皆不歸矣謂婦以汝生鄂城施家
為子謂女以汝生漢陽某家為子十八登楚書第一又謂妾已
往二家視皆善門而女有押者不得入也廉號痛以詢之人蓋
前令時盜越獄出追殺之此地也廉恨邑掾誤已因杖殺掾子順
遇南充人問廉狀已憤恚雙瞽矣威靈莫如神明今不能制鬼
反制於鬼幽明一理世固宜有弱吏不能制姦反為姦制者無
怪也傳曰聖有所不能知神有所不能惻卒然而值其將奈何
其先令趙都諫完壁初到謁大吏出衙中夫人以下皆迷而東
縛之外覺有異丞孟君着緋杖劔排闥以入始散去自是公心
夜必放砲鳴金以守宅凶如此由屬鬼異常而卒為江君之禍
先令之事何不以告後令掾吏之罪不無矣

劉進士子

萬曆中劉進士庭蕙閩人住京卽子十餘歲忽穎敏特發異之而蒼頭適卒子門外見群丐中一兒呼蒼頭名曰我某哥也汝送我歸矣蒼頭愕々不顧歸以語其主人主人曰安有是事憫再見可拉之來也數日至其舊行處兒呼語如前蒼頭挽將之歸及門而家兒狂躁入廁不見洗沐來兒乃真子曰某日有送喪者過門我出觀之不知何由入其中蓋兒為鬼役而家兒鬼也孫給舍鵬初談或又謂兒歸時家人憎其所着草履以為不祥令焚棄而柴薪皆盡不燼公居都察院園牆饒枯棘乾茨取焚之亦然又身畔有草茹紅圓異常似山果而非不知是何鬼其來附者必少年文鬼故穎敏亦有可憐者

興化舉子

興化縣舉子應戊子試日午餉睡不醒卒呼之起如廁有一士

在焉問曰文成否曰未也曰吾文皆成在王諱紙上而疾作罷
膳矣今以贈君僕中可致百金於吾家僕名某籍應天府學第
家在僻鄉城中有柴牙人某為我侄可先訪之問訊也揭曉果
中急貸百金尋其侄因偕至其家侄已大駭曰上科家叔病痢
卒場中矣舉子亦大駭始知為鬼也其家貧甚得金大喜先是
士謂舉子百金宜分給其二侄侄至是一文不受曰吾業牙馬
足食云姪亦廉矣

牆間婦

一婦嗔其夫博反唇而夫毆之夫出自縊忽一婦青襖紅裙自
牆而出為解練淅不死先是有偷兒入伏梁上亡何夫至无偷
兒不為動問何以不動曰我本偷兒今見牆間婦出解練如此
恐嚇足軟故耳非不畏死也問婦曰果然其人竟縛偷兒送

御史臺御史臺發塋果見婦兩伸其手立砌間顏色如生裙襖皆不異所見命葬之而訊屋主人已屢更主不可問此甲午年事人皆習知南臺案牘存焉

陝西舉子

陝人某都御史謂有同榜生赴京會試行至某地所乘驟忽馳如飛僕追不及呼亦不應漸馳入旁路踰山嶺但見其主下驟跪岩前哀泣作語而元首已在地上竟莫知所以哀痛輿屍而還斬水周白谷聞自都御史而何文與以語我語謂天奪其魄今殺人不見及即不知已可知矣鬼之暴若此哉

左都御史王公

南充左都御史王公庭嘗以觀察蒞潼關廨宇頗壯麗匝花竹廨中人常見一老人衣冠偉然以見之熟亦不甚詫公聞語廨

中人曰儻耳至可命之來一日果如廨中人語出見公曰汝神耶鬼耶類有道者可知休咎為我言乎老人曰公名位在某架第幾套書上忽不見公取視其書乃王浚川家藏集後歷官左都御史而浚川亦然老人前知固知有命張成甫談

奇嵐鬼

永樂初奇嵐一人年近六十妻妾子女不之以講疾迎醫之診視曰君其鬼乎其人怒曰汝何出此不祥醫曰鬼無命門脉公無此故云其人遂泣下曰元綱失紐諸神皆曠職陰鬼無所攝故多得為人既為公說破我去矣忽不見李儀部文虎談其郡事且郡志已載凡叔世多鬼怪事其以是乎

秦生婦像泪出

萬曆己辰間奇嵐秦生娶婦楊氏情極綢繆已楊死懸一小像

室內每相對泣無已一日友王生來為議續絃事童出報曰影上泣數行下矣生與王入視左目泪出如絲其注如珠右目盈盈尚含也指拭之冷如水遂罷議未幾秦亦卒李文席談其鄉事釋氏遇樹不三宿恐以愛生緣悲思何過耶

宛平令簿

嘉靖末宛平令馬攀龍陽信人嗜飲豪縱又嗜吟咏集曰愧非子晉禮曹久之乞歸飲益豪家日貧然猶以積俸製一銀壺及孟杓數事忽暴卒生時貸同邑胡僉憲庭正銀莫能償家人因以壺往償之抵門而旋起風庭中凄冷異常胡公曰愧非子來乎小物何必償然公不食言者予故受之而進以充贖可也相距里許胡使往而旋風尾其後益厲造几筵焚券受壺風始息公常悅一姬喪未除姬坐帷內忽見公入招已許之入理妝櫛未

畢而卒又宛平簿張與齡吳人與尉樊公交最歡萬曆庚寅卒於官樊晝坐見張入遂病明日復見大駭為禳事彌月亦卒宛平令臨湘沈榜撰宛署雜記及此

屍異

金陵有一士與鷄鳴寺僧友善中秋月明夜訪僧逢僧與其徒於半山僧問何往士曰特訪汝為玩月計耳僧曰遶山下人家有喪當飲令我誦經奈何乃以鎖匙付士云可自往宿待我也遂別去士抵僧房啓其扃坐良久欲就寢忽有言室中謂士曰吾某也願同晤語士亦知某死驚詰之曰汝死胡為乎來鬼曰正以死有許錢見負於人欲因公索取曰若然第言之但隔戶傳說可耳鬼曰我當自入士見窓隙某竟入駭走而屍抱柱僵矣倉皇逃去至山半復逢僧徒僧徒曰盍不旦去士告以故上

亦問僧胡遶歸僧曰我正為喪家誦經歛死者竟失屍所在故歸相與嘆異再拉歸寺則所抱柱屍即山下人家死者其家昇歸殮之願朗哉談

周迪

周迪德安人犯重罪於隆慶六年徙省城棄市有兄延奔往泣視受乃親為收葬兄尚未抵家乃迪已先往謂嫂曰我罪被釋矣哥尚在省有務命我索箱中銀九兩二錢去嫂喜且銀實有因與之兄歸大詫不敢言迪持銀即往南昌住方悅家業賣馬尾越三載悅老無子獨一女芳年二七察迪惇謹因贅入焉十年生二子為大賈擁高貲矣忽行江邊遭大風吹沒當人群中遂失莫不驚異然常謂妻子我有兄延家德安於是二子往訊其兄嫂尚在曰汝父實死刑後索我銀往又成此一段業果乃

其魂也二子益哭之慟今為其地右族何東之談

張延

蘄陽王太守之佐宰荆山時有書役張延業寫文冊於其郡某
別駕署中月夜清寂忽有女盛妝來窺已延固美少年出與語
女稱是本衙官人女相慕故來奔耳延始惧而竟莫能自制與
相歡久之察官人女新卒淺殯衙後益大惧稱疾避歸荆山行
至渦口已渡河而女在其後隔岸呼詈延不顧亡何奉王公命
他往旅寓更深女忽至怨詛轉厲逾年延死官衙發殯女顏色
如生身畔有數物不知所自疑為延物王均之光祿談太守即
其尊人

劉養直母

武昌劉君養直母周氏年三十餘暴卒然死後常在家綜理家

政夜或與子共寢半年始不來忽一日窓外有履聲養直叱之
旋思次日乃母生辰哀哭迎拜始一來乃已又蘄水李婁歟何
生娶吾邑熊斌女生聰俊嗜學暴死然常與婦共枕席曰汝無
畏我與汝緣分未絕歡如常時但身冷如冰久之始罷此事常
有之乃精魄強盛不易消散耳漢書謂武帝崩後幸宮女知生
霍光聞令以次奉御遂不來而曹孟德復有銅雀總維之命以
待或然實不盡然也賈生談鬼神至文帝夜半前席又謂已所
不及必得其微矣何文興談

太白酒樓下鬼

濟寧城北太白酒樓在焉有兩人邀琵琶瞽者至其地瞽者心
知其地荒寂不欲往兩人強之始達而衆客已行酒酣譁射覆
飛觥取罰如常第其中有婦作呻吟聲瞽者以細調和輕彈衆

言卷之七
皆賞譽調窮而北曲發雄聲大撥衆急阻之曰無然瞽者聲撥
猶故室遂寂然瞽者異之棄琵琶地下徧捫之無人獨一棺而
參差其蓋大惧奔出明發拉衆來看乃婦縊死者故作呻吟而
其家成訟故置此且參差其蓋以迎檢視者也鬼神新至故群鬼
舉酒相勞也鬼陰屬故懼雄聲大撥也可以知鬼神情狀矣李
白詩曰黃泉無李白沽酒與何人繇是而觀沽酒又何能無白
莊生稱死為南面王樂必其世界同此杜康鬼真可為隣矣濟
寧靳叅戎相里說

伍孝廉惇夫

廬陵伍典字惇夫嘉靖戊午舉人受知於座師徐公紳公巡撫
順天典為塾師一夕戶扃甚固而失典公大驚索之翌日得之
隍中公命以肩輿昇入湯藥淮之始醒云夜半有人呼不覺應

聲即從窓外出初無所礙墮於隍自此或半年疾一作久之始愈家人猶晨夕守之後為國子博士歷永昌守兄嘉甫談

胡若虛

胡秉實字若虛武昌縣人昔者子死而身亦死但心微溫耳後數日甦曰將錢來給送者其家問故曰始兒去吾逐之極遠兒漸作異狀非吾兒也反唾我曰汝逐我何為因轉身坐一橋上見小兒無數內一兒曰我借住汝家幾年一兒曰我借住汝家幾年視之皆其殤兒益恚恨忽一吏來乃其所親亡者驚曰公何得至此當不還矣今當引汝見閻羅王辨之閻羅王檢簿曰汝壽幾何有四子皆晚得今尚未也然汝誤來即命馬卒送之歸當來時吏借與錢期見償書字馬卒手上恐忘之而公從其屋天窓轉至牀頂上躍下索錢勞卒亦償借錢陰司亦責此阿

堵耶公自是不念子今為安義廣文罷而子壽皆如其言彼不
壽皆借宅子也東門吳子死而不哭其以是耶

謝沙濱

當陽河溶鎮富人謝沙濱死其前妻子與後妻子析產第有千
餘兩一庄失券後妻子曰兄長子家督券為兄匿耳兄曰自吾
母亡後汝母為改券為汝匿四五年幾為閱牆入室之戈忽一
人死復甦十餘日後遊於市偶遇沙濱諸子驚曰予忘之矣汝
父冥司中令予寄語三兄其契券在桂花枕中而汝輩誤相怨
非也三子歸開枕視之券宛然數載之隙一朝水鮮史秀凡談

周進附魂

山西嵐縣二掾周進孔海平生契好結為兄弟已進以罪抵極
刑謂海曰臨決時急呼我名使魂不迷亦是契好一場及決海

疾呼之刀下頸落海仍購得首屍用棺收斂負土成墳矣海歸
向妻子泣嘆不絕而進已在身作聲曰孔哥一死一生乃見交
情汝情厚矣我今隨汝來借住幾時可尋些好酒飯我吃海家
驚懼人々髮監自是二人行走坐卧時刻不離後海以公役他
適謂進曰出外人聞一身二語必生疑怪我暫壓爾城隍神案
下歸日取爾及返取出相隨如初久之海以三考赴部又謂進
曰京師法度之地一身二語禍在不測今壓汝一大家墳上
役滿歸日取汝後役滿歸厭棄不取進始恚恨故向其地多傷
人畜而夜作塚中人語謂是孔海作孽於是其地人戶群訟海
於官受刑家破久始得釋此陳侍御登雲按晉時所親決常為
人談夫蓋棺事定今赴義於蓋棺而尚讎於冥中久遠交固難
訖然既不必從渠地下而尚得從我於人間生死一身而反倍

以多察勿棄之可也

厲壇鬼

吾友杭守方履善揚歙人始刺陝州當適厲壇祭其夜寢室內夫人驚魘醒問所以不言未曉往見鬼無數擁輿啁啾作聲輿從人皆恐足不敢前公下與察之見疊棺散骸高下錯雜其處曰我知之矣命取薪數百束焚骸合灰成冢棺可瘞盡瘞之人自為文剗豕祭奠之竟日始返亦未嘗言是夜夫人復驚魘醒問所以曰昨夢百千鬼或斷手斷足半面無頭聚堂下悲來作訴予疑不祥不言今夢前鬼復聚堂下歛忻作謝知無他故言也公始言日所作事方思古談公古循吏所至樹聲鬼物知其能仁已故來訴而謝也所謂澤及枯骨非與

鬼對

唐殿元臯童時夜歸道上逢多鬼阻截一鬼曰此何時一曰半夜矣因出對曰半夜二更半可對之唐即對曰中秋八月中鬼笑曰此真狀元遂縱之去方思古談然以視風急有舟人莫渡月明無伴路休行之對則鬼於胡敬齋意良厚矣

鮑僕留住

留住者南滁州人歛人鮑漢之僕渡黃河失足墮水死週一年所自歸歛云始墮水至底有鬼物牽至一處空洞明朗不似水中見列座衆人或念佛或瞑目或帽或巾忽一人拉一坐者起以留住當之起者去忽又一牛頭大漢筋骨瘦露手持鋼叉復拉起者還位叱留住起以鋼叉送上岸並無傷損苦楚如新沐罷者鮑為方山人思古外祖留住其從服役者也思古談

收生者施婆

萬曆丙申杭城撫臺後有施婁業收生忽於市遇二人招之往茶坊嶺收生至則暝矣其家重門巨室侍從飲食皆如人世有美婦產甚艱婁為收之給以金錢及裙一件但見炊者以人肘足納竈中作薪大懼辭出至清波門外天已明其家正失婁尋得問所往曰往茶坊嶺收生歸也衆曰此地為墓所安有產者視金錢皆楮衆往察其地果有墓墓外有血水乃蘇太學家婦墓而裙其葬衣因發墓產有兒亦死矣婁但病月餘亦無恙馬健甫談

延津郎主人女

延津縣宋憲使守志丁未進士作孝廉時北上寓邸店夜方讀書見女子頻窺已輒又避去公謂是主人女舉書障而女始過去既貴重過其家問女何在而言所以郎主曰是日女亡必其

避貴人若此談其貌與衣飾皆是

鑑湖鴨鬼

越城鑑湖西一處為賀知章故居水徑幽僻駕舟入者夜常見鴨鳴拍其傍而極善藏貪者捕之終不可得然在前鳴拍如故或窮逐之至密林險灘舟多覆沒至今尚然土人呼為鴨鬼為刊木戒昧者勿捕宋伯子談又閩中一公館素稱妖氣一士夫頗著剛直宿之乃伏劔坐廳事令家人悉就寢少頃見一老人來謁稱是土神云素苦妖氣煩公掃除公令擒至麾劔連斬數首土神不見明辰喚家人不應乃所斬者是也此與邑丈人因黎丘竒鬼刺殺真子之事何異因並載之

胡駟卿祭鬼

胡公嘉謨涇陽嘉靖壬戌進士萬曆中任南駟少卿捐俸修造

言類
義冢於麻塘湖掩骼極多又度春秋二祭皆往所未有一日以
春祭偕其丞張公昂思往先是執事人役與贊禮諸生皆先集
忽盒內紙錢六七幅飛去不知墜向二公輿前於道之半二公
以為風力也時天又晴無風訝之及二輿抵墓所下乃前紙復
又飛至墜盒內益相訝無已知為鬼神之為去相訝而歸就焚
以感悅於幽故逞露於陽也劉錢之紙能然乎哉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四目錄

外紀鬼篇下

沈純甫御史大夫

畧王

紀往恒談鬼事

鬼掠人一指

王資敬家墓

孫二哥

鬼推命

瓠火

沈明府

李博士

買棺老人

易萬戶

薛光祿

邵氏兒異

鬼五指揮

江潮

柳氏莊客子

呂子敬秀才

先大父遇汝上老人

羅賓父勝

胡憲副長樂府第

夫人墳

張孝廉

青青

魯雲野

來安民婦

張恒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四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絳谷

唐 嚴 景

伯成 叔永

梓

外紀鬼篇下

沈純甫御史大夫

秀水少司馬御史大夫沈公當歲丁丑以比部郎與平江艾公
抗疏極論相居正宜終制以正倫理不必以阿比為恭忤 旨
受廷杖不死公得戍嶺南神電衛神電方被兵破殘因僑寓其
旁邑陽江陽江有故光祿少卿劉竑子淮宅一區以嘗屯聚蠻
兵中歿死者數十百人以故為厲魘人不避白日而積穢不治
已久忽淮嫂丘夢群鬼語曰避去避去中朝直臣至矣淮因大

為除滌以俟是日公果至卜居焉自公卜居影響皆絕居甚安然其里人常唾淮曰柰何以鬼宅舍客淮語嫂夢輒又錯愕異之居年餘公以相柄改返無期更於他處築借山亭為終焉計行李始出而淮家女奴有為鬼殺者其地士俗益嚴事公癸未公始賜環姚叔祥士隣談

魯王

山東妓韓五娘婉麗善歌舞魯王見而悅之頻召入佐酒一日累召不至王怒欲罪其家樂師韓恐自經死王聞為錯寢食厚賜金帛起家令府中人為服喪乃一日見韓至語竟夜侍闕旦見王泣而已是日王薨時萬曆庚子冬也

紀往恒談鬼事

嘉靖丁酉予讀書文昌宮有嚴姓者來縣主道士熊偶去連日

不至旣而夜半歸饑甚索飯熊起問故嚴云初出宮至演武場
捷路遇二人以繫腰索其頸遍歷神壇寺觀及城中縉紳門每
至一處必憇良久遇素識面者呼之咸不顧其至宮也親見子
輩誦書連呼亦不應復至演武被索處二人推之路傍去以故
餒甚耳後亦竟無恙又重生謝伯祥家居忽見老翁趨中黃氍
采謁談論皆文詩已後每夜必造與之歌吟日久不以為怪記
所與詠詩錄成帙老翁因教謝莫設燈來則暗坐五鼓始去最
後贈詩有書生莫謂吾蓬華已約佳期待聘來及獨竹是吾隣
長空是吾室等句因引謝至一處門戶修潔堂中香燭爛然諸
房舍覺有婦女聲蓋欲以其女娶之也謝疑畏再三堅卻不允
至鷄鳴老人怒揖謝出依然謝室也暗思昔所引處是今儒學
後文昌閣址老翁以後覺不數至謝愈疑之因藏燈秘處以俟

一夕老人至大階其髻破老人瞋目語曰吾以子有緣故爾見訪凡以兒女相托今子負我請從此辭遂絕今年六旬尚強錄老翁詩一卷皆類箕仙語說者謂是狐精萬曆初邑有事清丈南山人蕭某以丈首至縣主市南饒鞍匠家一日天雨將暮蕭從縣歸道經儒學泮池傍適一青衣女子洗布蕭以所乘本楫滌諸池柄蕩入池心女以担布竹竿親為搏至蕭復着而去抵主家寢不寐憶池畔女頃刻聞推戶聲則女至矣自托為某家媳遂與盡款狎次日疑之俟再至女以手按床頭兩足躍上蕭知為怪也隔被堅待之夕以齒嚙蕭臂甚痛釋之去不數月蕭病瘵以臂痛殂孫習孺紀

鬼掠人一指

醉語曰巴陵民家以漁舟為業有泊城陵磯聯數筏處者及晚

兒上岸市他物歷一湖邊見一衣白老人持棍來相逐兒走避不能得特扭棄水中取左手一指去昏憤至午始甦竟不知何故

王資敬家墓

資敬家上饒其先墓大樹一株忽為風折斷僮奴因取來家斧鋸為薪其夜薪有聲枝一作鴨鳴每夜如此無可柰何焚盡始已釜又繼鳴自是族衆凋落人丁皆盡

孫二哥

醉語曰京師東大市一指輝家晨有賣肉者過門一人割肉入久之不出償償賣肉者誼謀其主人出謂曰家未曾買肉問其名賣者云是一眼花水人曰孫二哥主人怪之越二日於偶戲傀儡箱中獲肉蓋傀儡取精氣多故爾

鬼推命

予所識貴公寓油房榭榭勝病憤悶久一日忽呼婢扶入主母房假榻寢曰卧炕前一髯人恒坐椅上推命一家庚甲皆推過恨且怒曰奈何一家皆無合死者見主母入輒避椅後主公入避匿極遠懼甚故奔避耳公命焚炕有席累髯人屍仍令掩砌亟遷去勝病良已故鬼但能死：人耳不宜死厲無能為鬼尚懼人也

瓢火

峽州雷孝廉嘗言其族人有一夜行者前有火炬甚明亟追奪之執炬者亦滅去火特明如故視之乃破瓢耳夜嘗舉自照晝則熄忽一夕持過往處似有物攫去竟不知其故

沈武昌

張進士肅之曰會稽沈弘宗以鄉科除黃岡令久之調武昌代

為黃岡者某初到官方涉筆書卯忽見有兵卒持白版以入曰奉真遣召黃岡吏沈弘宗某曰弘宗昨已赴武昌調某來也非弘宗語未畢復一卒後至以掌披前卒頰曰汝罪死此大貴人也拽與俱出某遣急脚謁武昌則弘宗死一日矣徐文長談

李博士

黃邑學師李公某壽州人常自言居家時為鬼攝去因問鬼許大世界豈無有人逸脫者儻鬼為我謀願饒焚錢報汝鬼曰可姑為謀之掌判者亦許之於是死去復生極力焚錢後每歲鬼一至索錢轉限及來黃邑數歲意謂得脫方與諸生候大吏於河許忽墮馬昇歸先伯兄侍御時為諸生與諸君為所厚往視之曰前所言鬼復至此攝我去然幸尚許我轉限即日設餚酒地上與對拱揖而饒焚錢公亦愈自是又數歲鬼必至如在家

耳訓類增 卷四十四
久始懼泣別辭歸其人高度嗜飲客至必談酌竟日脩脯皆於酒盡之而人亦思之不已

買棺老人

成化壬寅春吳中疫癘盛行偶有老人白晝入市謂匠者曰家在五環涇欲買棺七具匠者索價老人曰但載棺同往即酬之匠氏如其言載往老人先入曰惟有麥二十斛耳煩與屋後某親議之匠者入空室見七屍老人在焉屋後其某親即至償以麥二十斛家所僅有也

易萬戶

隆慶間西安易萬戶以衛兵屯京師與同鄉某工部交最驩二家各有子偶會他席酒酣隨俗割襟為指腹之盟已工部以言忤旨謫遠州去萬戶亦移鎮邊地茫然星散於時萬戶生男主

部生女第隔越無由踐盟耳久之工部染癘謫卿舉家皆殞以
喪歸葬郊垵之野萬戶亦相繼卒萬戶男易生既壯與其偶日
夜校執有兔起草間生彎弧逐之至一墅見長者衣冠偉然曰
此非易郎乎生下馬趨拜長者携至堂上酒數行曰吾與君葭
莩不薄命童子持一裘至祭之羅衫一角合縫押字尚半曰二
人情既斷金家皆種玉得雄者為壻必偕百年背盟者天厭之
某年月日某書生客名皆列焉生締視之識其父字涕下交頤
忽孺人珠冠緋袍擁一女至貞色淡容蘊秀苞麗目所未覩生
又趨拜孺人乃謂長者曰極知良緣先人成命第媒妁未通筐
篚未效如禮何長者曰交盟無執伐且儀文未耳君愷不棄今
夕便可就甥室女已避去孺人再擁之出交拜花燭色飲皆如
故事兩情極歡及明女猶戒旦生已忘歸展轉累月生忽念家

曰路當不逢歸可即至其家極意留款生知其意謂馬久失調
須騎出盤旋已加鞭去矣回視栖處何有人家惟群家累之耳
歸言其事有知者曰盟果有之第工部舉家絕耳此其出宮也
即君不可再往生遂避之適長安襲父職歸即奉檄理衛事夜
出巡堡至一處前女抱一子迎謂生曰君即忘妾襁中兒誰之
子此子有貴徵必大君門戶今以相授妾亦藉手稱不負君矣
至受子顧之貌酷肖已大悅迫而與言忽失女所在屢有娶皆
求佳者然莫能如女而亦絕無生息惟此子就外傳忽十有八
載生倦於戎武兒已武襲果健有畧不無宏望焉宋侍中宅段
君談

薛光祿

亳州薛孝功之子光祿爵亦名士與季弟存同齒存羸病而光

祿獲壯善飲散光祿有媵史氏正方齡壬辰年忽有隣姬金氏
至存家言奉陰司勾攝有二人極難攝以其門戶大也問為誰
曰似在君家存曰即我乎曰非也然陰事豈宜預洩存必欲姬
言之曰即光祿公又問其次曰恐是史娘子周期曰不出年內
存大駭蓋其為誕歲且除公構南園居新成往浴史氏侍中櫛
屏內史氏有幼子常時跬武不肯離母至是呼之入且浴之而
啼畏反走門閉甚固公已暴卒浴盆中史氏抱哭緩一聲而昏
迷亦暴卒家人破戶而入二屍僵焉先期浴畢而酌以慶室成
竟一盃未沾而即以其酒奠茅矣期果不出年內存至今無恙
僚友公儀談其親事頗為流涕吾亦酸鼻在魏穎超宅索筆識
之隣姬所為京師男婦有焉稱為急脚誤為雞脚讎之類也

卽氏兒異

柳廣文言正德間寶坻民卽某婦懷娠兒在腹中撐柱粗莽或作吼聲及產軀幹偉大黑面瘠惡筋骨盡露越數日即跳擲牀上下如飛母謂嘗至神廟見塑像侍立者回目精顧已遂感孕信是神鬼欲殺之或謂長當作猛將大爾家勸勿殺至七八歲歟食甚多家貧不能供則走山谷搏野獸射飛鳥食之又即能行淫性無賴見婦人常露其醜人始惡之每至人家皆拒不納後與人賭羅澗不及岸墮水死而反為厲彌甚廟祀之始安

鬼王指揮

金陵郊外鬻粃者見有婦暮必持錢來易粃久之而囊中錢常耗疑之因不與易而尾其後見入一墓復聞內有兒啼聲益大駭人謂是王宅婦墓因語其家其家來聽果然輒發墓置棺兒生婦足畔粃猶在焉抱兒歸闔棺墓蓋婦死時兒在腹生而無

乳故易把餌之而即取陰錢於鬻者故耗也後其家萬戶胤絕
兒次當嗣故得胤第其貌寢稱鬼王指揮云熊惟慎說

江潮

予所識錦衣江君談其叔潮頗饒裕有二當房而潮忽暴卒明日
復活曰在冥途語攝者青面鬼曰死誠無恨第牘簿不明及瘞
金未及告妻子僅得緩期一日必厚報子鬼曰然引見冥君故
呼曰勾得徽郡江潮到冥君檢簿怒曰合死者京師江潮何誤
耶徒鬼數十令押轉再攝遂得歸而焚金銀錢錠無算檢理家
事終畢而鬼至潮又泣曰期至矣但幼子往滄州未歸何能得
一面鬼曰汝欲緩幾日曰緩十日死無恨鬼更索錢錠去潮與
妻妾親友歡宴累日子亦歸而攝者至非前青面鬼曰前卒不
知何去我新卒也剛暴如虎潮遂死蓋青面鬼故匿作稽延計

耳鬼亦黠哉

柳氏莊客子

柳道彥談其家莊客壯子病瘍死二日矣客自往城中市棺為
殯家所困撻傷或以語其家其家男婦競奔之是夜壯子亦起
行十餘里抵債家會罷爭而亦仆其家堂上死以是成訟大耗
債家錢世間如此類甚多而驚令屍汴江而上入蜀復蘇蜀人
神之立以為王則在隆古最先者矣總是游魂為變用物精多
所致也

呂子敬秀才

吉安呂子敬秀才嬖一美男帝國秀國秀死呂哭之慟遂至迷
罔浪遊棄業先是寧藩廢宮有百花臺呂遊其地見一人美益
甚非常可及因泣下沾襟是人問故曰對傾圮傷妙麗於我故

人耳是人曰君儻不棄陋劣以故情視新人新即故耳呂喜過望遂與相狎問其里族久之始曰君無訝我非人也我即世所稱善歌汪度始家北門不意為寧殿下所嬖專席頌宮亡何為妻妃以妬鵠殺埋屍百花臺下幽靈不昧得遊人間見子多情故不嫌自薦君之所思常即我亦知之今在浦城縣南僊霞嶺五通神廟中五通所畏者天師倘得符攝之便可相見呂以求天師治以符呪三日常果來曰五通以我有貌強奪我去我思君未忘但無得脫耳今幸重飲又得汪郎與偕皆天緣所假呂遂買舟挾二男棄家遊江以南數歲不歸後人常見之或見或隱猶是三人疑其化去然其里人至今請仙問疑有呂子敬秀才云吳貞甫談語曰心惑於色色鬼迷之此人已脫死根復罹禍畧死固宜此秀才慧所為好色而必窮其致故色惟死慧不

死愚而釋氏尚愚不尚慧有以哉

先大父遇汝上老人

先大王父封知縣府君世業農不喜仕進故禁先大父封丘令
贈郎中府君不得業儒然大父銳意儒計里中無可為鼓篋遊
河之南錫山有廣文為諸父因不令家人知徃依焉汝上夜行
失道望燈光趨之有老人處茅宇中延款具黍心獨念背親遠
遊不審青雲之念得酬否當食而淚下是夜夢神人據高案談
休咎而已問之神以木擊案一語一擊曰汝中舉中進士作令
行取止於令大父亦自喜然何謂行取止令疑之及曉老人遣
其子負之渡河而導入市店大父方解錢勞其子忽不見抵席
文衡三年業成歸主前店念老人將贈以橐中紵因問曰河可
渡否曰此地安得有河曰來時茅宇中老人款送我安得謂無

曰此處安得 有茅宇老人異之出門顧望皆非昔境始出遊時恐貽堂上憂暗題門背曰往某地讀書幸勿相念王父曰倚門不見至是日始見而行客至若早見當疾歸業不得成其異如此是年捷楚書連捷已未進士授封丘令入覲返縣內詔命下而以令卒官皆如神言

羅賓父媵

石首羅賓父太醫丁艱南還先是在京娶媵張年十八懷妊不能携留母家已產一子患產病死累日復甦曰離兒父三千里我欲歸以兒相托令無以失母輕棄也適黃河風浪大作不得渡哀訴攝鬼令緩期必一往鬼為期緩五日母可善視我屍今往矣時戊戌五月十日復死至十二日復甦曰吾已至家欲入而戶神家神皆禁阻予泣極哀忽一鬼引從後門入見兒父獨

慶齋室繡書至晚始通以夢令其善視兒兒父仁善人必不負
我凡齋内外景物器皿纖悉皆能言之又謂母可熟記庶謂異
日證也然是日賓父齋居夢張言其死而叮嚀以子屬焉未醒
而哭聲發於外家人皆聞父始得子生張死之耗因之京詣女
家各言其狀抱子歸賓父談夫既死而必欲托子於其父山河
不間攝兒為動可以為愛莊氏曰君臣以利合者也父子以慾
成者也此義外之說可忘天性乎觀於此而母子天性攀結可
知矣

胡憲副長樂府第

程漳胡公顯任廣東憲副府第於惠之長樂府第枕山林木幽
僻軒亭咸備第八言中多鬼物公獨不信居數月二子與姨子
從塾師聚讀一堂偶日暝吹燈未至見堂中小兒五六輩紅靴

綠袴相角力甚猛塾師叱逐之不見一日篝燈夜讀窓月微明
僅更次忽見牆頭如小兒兩腿萬餘往來如飛亦有紅靴綠袴
第身以上無形適公在塾親見令從人石擲之忽又不見未幾
姨子暴卒遂如其靴袴着兒以壓之竟無他郭欽華父舜舉時
督學廣中親聞於胡公如此而欽華以語我

夫人墳

平子門外叢林庄夫人墳在焉其位分在漢宮斜之上有宮
人新築越明年為萬曆己亥盜踰垣入行掘而二次聞唱騶聲
驟至輒匿見無有復出其魁曰此鬼物乎何足畏因披髮赭面
而前反欲嚇鬼遂行掘且迫棺聞棺中語曰莫來莫來此中無
物爾輩空得死耳盜不聽發棺得金盃一金茶壺一白綾四而
已出偃土而痕見守者寺人以聞下所司捕見橋上一人傷卧訊

之即盜中人皆寺人奴客知新墳有金故掘而掘時此人聞唱騶聲懼而中阻而群擊之也今尚寘獄罪皆死刑部獄案悉此

張孝廉

江夏張孝廉鳳翼詩酒揮霍其父獨孝廉一人而不相憐愛北上資斧奪匡不與其悖皆類此萬曆甲午移居寶安門居素以鬼稱孝廉不信然日與鬼伍形聲幻出門戶常自開闔偶掘地得缸數口發覆蒲水及楠木一頭此猶是陵谷變遷之故家秦猪忽人立而吼殺之無心無肝是年孝廉卒卒之日婦已為父逐出矣是其妖孽在人倫而鬼物特尋常耳最異莫如猪無心肝豈司幽者寓意其橫目而稱橋者即豕腹主宰亦蔑耶

青青

西江米巷某貴公宅頭有青氣亘其堂堅硬如石觸者病叱因

徙去今作酒館凡京師大酒館多鬼宅人勝崇消矣嘉靖間京師有黑團夏月頻觸街卧者令人病死故見則喧逐之謂之黑青即宮禁亦然竊謂皆冤氣所凝厲鬼之類青於青字尤切當曰青青

曹雲野

石首曹公雲野諱朴令華縣甫朞月而卒先是邑簿某姓諱永富貪且暴公至繩之至是脩怨常霍遇其舍中兒一日簿衙鸚鵡飛入舍公幼子台繫以為玩簿衙來索適鸚鵡死竟日矣遂蒙言悔不已公夫人呂携台哭於柩前曰公有靈當解此難乃鸚鵡忽起翔鳴簿聞大駭曰公未死乎邑人因為語曰死雲野駭生富傳以為異焉已呂夫人歸里族衆以為訛然娶狐也常加以非禮夫人生平奉佛最謹急則泣訴於佛前忽夢公歸經

耳部類
紀家事皆有條理族衆聞又皆駭然莫有以非禮加者夫人享年九十訓子台以退一步法台率其訓與物無忤以令譽聞台號懷雲即今太史可前公尊人傳為聰明正直者為神活死黜鵠者其公神所為乎聞輦人石首人尚傳公行誼益信其事不誣曹孟德姦雄竊國當是阿鼻獄案中人乃於未死築漳河臺總惟旦暮歌舞以冀餘靈之來歸不亦左乎

來安民婦

滁州來安縣民王某婦死葬山中盜發冢劫其衣衾去而屍露焉其夜婦即屬夢於夫言狀民尚不信次夜復夢而怒碎其鷄卵六七枚夫始驚往收奠以訟於令曾公公得一人袴色頗異視之乃其婦銘旌鞠訊得黨六七八人皆以法死之然自是令頻中厲卒人謂盜黨多寃亦其過乎

張恒

萬曆七年春滁陽九都民張恒忽為病暴卒二日半復甦語其婦曰冥司命我攝人來始二鬼使逮我去汝不見乎妻曰不見且汝攝人在何處曰皆全和及本鄉十一人繫在土地廟皆我所識者妻往察廟但見線繫蟋蟀十一耳以為誕盡放之恒聞泣曰隔我也復死去五日始甦曰諸人又皆尋獲欲交與二鬼使而二鬼使又不見今又尋獲始交與同解赴冥司冥司以為失期受責十棍放歸再不往矣妻視其臂果有青傷恒與朱國賢奉為內親所親見云此與前金沙灘童子事同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五目錄

外紀幻枉篇

韓清

顯靈宮道士

月宮銀護限

一密等夷幻術

桑冲儒昧法

涪州妖人抹臉兒法

鍾星丁烏苟

張林生

張大京兆過漢中

秦府伶戲術

火神廟賣卜人

異僧春碓法

縮地法

謝寡婦法

僧大乘幻術

河洛人幻術

浙士人

地羊驛

扶鑿王印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五

黃岡 王同 著

滁陽 夏守 校

繡谷 唐 杲 叔永 梓

外紀幻枉篇

韓清

韓清者洛陽諸生而抱異術守趙公喪妾憂甚思得雅士與談
博未言也重門皆閉忽一士歷階而上曰韓清上謁公亦耳其
名曰汝從何來曰公心欲為平原故不佞請為毛遂不干典謁
正發公一咲耳公大咲與談將累日夜憂頓解然清之父掾也
竊屬邑藏金無筭並其母置囹圄清一日來別且道其事公曰
可為公解否曰正恐累公可牽裳而就之手遂去長揖謁其令

朱公公怒曰汝籍博士又父杆文罔何傲若是固知汝術勝可
為我作術不然受朴清呼袖中二妹子出明媚艷麗絕倫清歌
妙舞亦極偏向令令止之復歸於袖中曰枝止此乎清復探衿
內出一龍一虎龍吟甲動虎吼風生勢甚可畏又偏向令令止
之復納入襟內曰枝止此乎清索水授水一盃嘆之平地邑堂
成河波流涵湧拾樹葉作舟泛之而身登焉父母皆在其上回
首揖令曰累公矣而刺舟舟入雲莫可極視而藏金莫可償
趙公朱公皆為直指趙公揖所論覈解組歸朱侍中宅客談

顯靈宮道士

萬曆甲午河南一方士寓顯靈宮道士房道士出行遙方士必
心知之蓋其腹鬼語也道士即致金帛求授其術得之因用符
水於天壇僻地殺一行路小兒取肝心及耳鼻唇尖呪之兒靈

樊即歸道士腹語世間禍福幽隱皆驗賺取資財無數一日語道士某家好女心正懷春適其家人皆出可往也一往而交合其為語多類此道士甚德之忽在市遇其父曰公非某乎而我某也為道士殺如此道士驚愕莫能禁父及還者以聞於東廠大璫並方士於他郡得之論死置獄兒猶語腹中曰勿殺之我益無依也大璫以是授上上賞頃遇本宮他道士於張民部岷峨宅中云果然二人尚在獄

月宮銀護限

徽廢王於中秋之夜與妃玩月宮中見月中門開瓊宮玉宇光采倒射中一青衣童子跨玄鶴冉冉踰躔直至王前下鶴背頓顙曰嫦娥主致祝大王妃子千歲千歲以殿前銀護限歲久銷礫非大王妃子莫可與計事者願為補造當增福祉王大駭異

不敢背即曰有式可程否厥費幾何童子解小囊出嚇號式在其上長一丈一尺高厚皆尺有半費可三千兩王曰汝返報命來月是日可將去矣及期門復開童子如前跨鶴至而戶限適造成鏤紋皆靈芝瑞草供置殿前王曰重器非衆人不可徙汝單身來索之哉童子但頓顙謝而鶴已張喙啣去如斷根飄葉焉童鶴返宮門亦閉王與妃子皆大喜宮臣稱賀獨門正孔朝東疇者曰上界神靈之府何所資塵凡得無為辛垣衍王孟之詐乎王曰明：共見何詐可為越三載過河灣有客遊妓館輕悅善散碎銀皆有鏤紋邏者疑之以聞於大金吾陸武惠逮至乃是道士自陳銀是徽府所施非盜且文罔安能求我將加枳拱適案頭有小餅即投足入漸沒全身公怒碎餅磁片滿地片片呼之皆應終不敢出獨於某觀掘得鏤紋護限一角朱侍中

晉甫談孔公其先輩所見也妖幻若此則所謂明皇八月聽霓裳羽衣曲皆此類莊子曰小惑一物方大惑易性故極異之事迷之郵者焉

孟密等夷幻術

雲南孟密等夷有術能以木換人手足骨人初不覺久之行遠任重即痛不能勝有不信者死後剖視果木也山西之獲鹿永昌陝西之神木等縣土人善邪術能以刀錐置人腹中痛久之即死始覺時求解法則免又善造蠱置飲食中食之即腹痛死藥物解之即吐出本形或魚或蝦蟆而愈見菽園雜記及管岑子

桑冲醫昧法

成化間石州民桑冲傳得師大同谷才之法飾頭面耳足作女

妝又巧習女紅自稱女師密探大家好女即住其旁貧小家資緣得入頓成姦合或女貞不從則以醫昧法其法用鷄子一枚去清桃卒七個燒灰搗爛燒酒合成噴女身上默誦呪語女迷姦遂女畏敗名終不敢言以是十年徧遊河南北直隸山東西汙大家有名女一百八十二人又傳徒任茂等七人分途行姦至二十年七月冲在晋州高秀才家為其婿趙某反欲行姦姑識是男子捉送晋州讞出前情具奏犯人凌遲急捕任茂等七人罪皆如之谷才已死行姦十有八年矣常見其罪案甚煩姑約而存之為閨範之戒語謂三姑六婆不宜令入人家有以此

涪州妖人抹臉兒法

重慶涪州諸處妖人王大虎二虎三虎行抹臉兒法先於家鑿地窖用烏頭花椒南星半夏海芋砒霜等數十味製造迷藥遇

逢男女先念一呪左捏三台訣右捏劍訣足步丁字呪曰千和
萬合與吾主張吾有一盤果子不敢先嘗吾今與汝小娘嘗小
娘吃了發顛狂不用自肯與我同行呪畢將迷藥順臉一抹其
人覺後有虎左右皆水惟前有路不得往引納害內二三日
或泥漿水或甘草湯解轉遞各處東方問陽貨賣若賽兒銀兒
不下千人如違拘啼哭即投江中若王三兒劉五兒亦不可枚
舉大虎黨王嘉祿迷一小兒陶春益賣與客船上客醉春益逃
歸白父父文愛等與開言嘉祿嘉壽黨眾故稱講和誘文愛至
遠地並迷縛發舟且將殺害公然勒約索錢贖命不知或以告
文舜婦急性憲臺吾里易公維效行州密捕皆獲焉抵妖宅地
害毒藥並害中人口喜兒等皆獲解送憲臺至州門前士庶千
人雲集已將嘉祿等擊死成泥建醮請實大辟者一十八名易

公家罪案甚悉又王大虎迷一婦乃主店者秀才女賣以為娼
久之客與婦情好欲娶婦歸婦姑吐實曰汝但走白吾家可
不購而得客白其家控於按臺同時捕治事在別案今京師河
南北常有此奇術未有不殺身者其地所遭乃其阨數同皆競
犯亦其惡稔故曰天不容偽即巧何施

鍾星丁烏苟

鍾星為汀州諸生素橫在郡爭奪族人屋地郡守李公成章執
法不少袒星啣之作謗書暗誣公公鞠得實申斥之而星益憾
里有丁烏苟善邪術星密托以報讐夜半並潛入城隍廟將神
滿面釘刺復用八門符呪詛公曉出而人不知也無何公謁廟
星從傍棧公下橋厲聲曰汝不忠城隍不靈公素不善病聞星
語始審出公偕諸僚詣廟視神而得釘數十搜丁烏苟家獲妖

書多種被逮寘重典而星以謀敗抱恙死何本江談星之語神使之也神之用妙矣藉令神之靈助逆烏足為神而星以靈望神乎

張林生

建南有張林生張德清程壯者素習妖術蓋白蓮教之流也三人比黨言禍福無不中挾所中言嚇里中人獲厚利無笑甚至要求人處女作配第幾房真君夫人不則半空飛沙走石擊人頭而水底起惡魚毒龍張氏奮鬣又作人上世亡者語使彼子孫敬供三人自號為玉皇十五代承籙真孫中丞金公廉得其狀密行大叅王公擒獲搜林生妖書同盟三百餘人符呪一櫃其姓名皆半音托形多不可曉又緝其黨吳受七者自首伍公經一部有曰欲知聖人處才木逢丁口欲知聖人名三人並兩

手欲知明主見除是破天年欲知明主號羅平是止天金公盡
議重辟具奏死何本江談

張大京兆過漢中

南大京兆桂林張公約齋嘗參四川政過漢中一公署甚整而
以有崇無敢入者公獨入夜寢但合目則溺稍乙自遺因假熟
睡伺察覺有物函其腎莖急捫之飛入梁際明發察梁間有髮
繫一小溺器去之寢遂安蓋建始時匠為呪禁法也語謂木听
匠言誠有之第覺而反呪則禍在匠而世常有人以法行者或
真或偽不足盡信也本江談

秦府伶戲術

秦王宴潘臬諸司伶人演戲以一童子扮貂蟬一人扮閑雲長
扮閑者故作誤持大鐵刀出將童子斬訖身首異處流血滿地

諸闍撒尸去王故作怒諸司大愕罷酒辭出王留疑笑令前童子出童子復出侑觴某公私問童子汝何復活曰此府中戲術其時去首我昏不知徐加頭頸上以手抹之無痕而我始甦耳一日宴客有侍酒童子盜酒飲醉王覺而怒即命殺之客為解王曰汝以箕盛米一斗立高臺上倒身聯翻而下一粒不撒則赦汝童子故求解於客曰客我撒數十粒如何王曰不可於是聯翻而下一粒不撒客為絕倒諸戲劇皆奇怪若是大治胡觀察對薇常在宴所見為客談若倒身米不撒則予所常見矣

火神廟賣卜人

萬曆甲午春午門外火神廟有賣卜人能道人幽隱事山海關馮僉憲子太學邦本與長清督護李秉志問卜言其隱事毛髮不爽仍曰公可各念書二句馮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李念武

子書效之以計而索其情此人開匣取帖皆預寫定曰一文一武問功名馮太學李督護各念書二句如此二人駭愕汗下李與崇信伯費公甲金善語及此時費掌中府謂輦下不宜容存異人因微服往試之一見即曰公大貴人何為輕出問是何貴人曰爵祿重臣簪纓世胄及他隱事皆若神明開匣諸問荅語皆預寫定公大悅先是公有客將出獵擎有二角鷹隨公後至鷹見其人即欲奮翅攫擊其人忽已崩避不知所往所陳列卜書筆硯箱橐一時並失寂然如掃竟不知是何怪王元禎談

異僧春碓法

武昌白雉山有異僧自蜀來結夏其中患齋不及乃相地造一碓而托言菩薩見夢謂居民不好施至僧飢餒有碍神通教令造此碓糧不至則下春、則居民皆頭病不寧以省沿門乞化

耳自是春之而居民百里內皆患頭病又聞菩薩語大懼皆以
糧米凡病者皆歸罪碓遂發矢每月供熟米若干梵唄坐食者
日益衆久之異僧去又值歲荒糧不繼春之而居民頭無病乃
戒勿泄故云糧即不繼猶是檀那何恐加春居民反德之貽餉
益多里中段茂才讀書寺中悉詳其事

縮地法

濟寧民某樞墻渚古書云太公兵法中能縮地按法與里中兒
試往揚州看燈用傘柄頭指其背誠勿開目獨自念呪作法果
至揚州遍遊燈巷燈市火城歌樓酒館車馬駢闐身皆在其中
既返至半途兒私開目墮地隔千里矣乃已獨歸為兒家所訟
拷掠間遂以前事對居十日兒還渚釋竟匿之鄧茂才子承談

謝寡婦法

濟寧魯橋鎮謝寡婦法能糊眼盜人財致巨富有過客被盜尚不自知至新店間投宿主人主人問從何來云自謝家來令發其囊皆瓦礫也因詣官捕謝至刑之云入門啜茶終入口即對客換囊目不及見濟寧守邊公誅之並其二女患遂杜鄧子承談

僧大乘幻術

中都僧緣果善幻其徒有髮僧曰大乘傳其術亦詭異性無賴狂誕常往人家踞左席極飲大啜人多厭之甚至驅逐不為意衆知其貧無家故索飲以難之大乘許諾及往扉尚鎖中空無人群詬之乃大乘自外來曰失迎主人罪也開扉肅衆入尚無一物第敲壁壁門開中皆瓊樓璇閨華筵極海陸之饌姬人歌舞妙麗按節合樂皆非人間有衆疑身在幻中又疑是仙皆

悔向者之悔之也座有盛生李生目桃麗人而思所歎曰甚不
如也大栗已心知之曰徵君所歎至佐酒可乎二生曰何得有
此已而二姬皆至歡笑如平生酣醉夜深復從壁門散去二生
即往二姬家偵之二姬方醒各言昨夜與君在某家作何語坐
客某某盛所欲首簪一花盛陰摘之此姬獨謂失花盛出袖中
衆始大媿與仙人居而視為庸劣真無目也競往邀款絕跡矣
宋伯子談謂緣果嘗與已期當來京師緣果蘊術而談理學益
莫測其為何如人也

河洛人幻術

嘉靖戊子郢城有人自河洛來善幻術皆可駭愕婦擊金忽謂
其夫曰可上天取仙桃與衆看官吃始來其夫負有繩一大束
因拋繩繩直立天忽開一門晴霞絢雲閃灼擁簇繩與門接夫

緣繩而上從天宮擲桃下葉猶帶露人々皆徧食之甘美異人間久之俱聞天上作喧詬聲忽擲其人手足肢體片段而下鮮血淋漓婦伏地泣曰頻年作法不逢天怒今日乃為天狗所食亦是衆官所使事關人命今但多污錢治棺殮可去也衆皆驚怪膽落且傷且懼醵金兩餘給之婦合肢體成人形盛以絳籩謂肢體曰可起矣絳籩中應聲曰錢足否曰足矣忽起仍負其繩去衆又無不灑然絕倒是年先君侍御捷楚書與里中諸君子所見云

浙士人

浙一士有奇術嘗為人招遊西湖麗妓在焉士貌寢妓有急容士據案作符呪之妓首珠蝶金蟬皆化真者飛去衆為訝始浙漸飛着妓首妓猶無所加意前途呼道旁死人起抱妓妓膽落衆力

為解死人始仆地自是妓絕不出而他妓聞士所在爭相迎款
嘗客某別館與某交最驩某曰僕有媵絕憐之而隔於妬悍婦
不得狎能為我致否曰可二日後當自来但不得踰明去某曰
惟命幸甚夜果來極歡而去他日歸以問媵夜來好否媵大駭
曰安有是事但其夜履帶自解履底有露痕不省其故他日復
以問士士曰致形招魂皆能之以妓子非理至者某家女鬼生
時稱絕美者凡鬼夜必宿人家簷下避露故能知人家事期二
日令鬼習妓子言貌但衣襦絲履為真取便得也露痕者歸未
明也赴尚書期省中聞浙中一光祿談

地羊驛

貴竹地羊驛民夷雜處多幻術能以木易人之足郡丞某過其
地記室二人皆遊於淫地一人與淫其夫怨易其一足一人不

與淫其婦怨易其一足明日于庭見丞駭問始知其故即逮
二家至曰汝能復其舊則已否則閔白諸司治汝以採生赤族
之誅二家各邀其人至作法足果復焉及丞還復過其地二人
復至二家其淫不與淫猶昔然與淫者兩足皆易久之展轉死
不與淫者冥然且受婦法忽有鬼物陰教之藉手即以其法制
婦人兩足自易焉是人得歸後享高壽子某登辛未進士其言
出同榜馮公時可而軼其名少司馬御史大夫沈純甫先生
賜告歸予與胡元瑞李長卿楊不棄諸君送之路河先生酒談
及馮公之緒且曰行甫好奇贈此一段奇也郭中丞書來謂貴
竹無地羊驛疑傳疑固史氏法予則何知哉

扶蠻王印

正德間吾里師巫甯均在飛來崖見一鼠盤旋道上忽入地穴

其下得銅印紐上篆扶蠶王印用署符呪能呼風雷役神鬼
後柄損更製遂不驗扶蠶不知何王幸不為妖人得之為厲一
時也